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

武功部十五 神助 軍勝 追犇 俘獲 受降

神助一

增隋書曰漢王諒反周羅睺副楊素討平之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狀流矢所中卒於師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劔無故自動若人帶持

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　北齊書陸法和隱於江陵侯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　太平御覽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為吳郡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一石而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還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苟兒反率衆攻城猷乃遥禱請救戰之日有田老逢

一騎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馳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請飲田老問誰曰吳郡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祈禱無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土偶泥濕如汗

唐書曰江西都團練使李廙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黄沔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又裴行儉傳

曰行儉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又王晙傳曰王諱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晙與部將髙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陽伯成上疏請封晙墓表異之乃遣使祭晙

神助二

原蜚鳥下　河水合

史記燕圍即墨田單令城中必祭先祖於廷蜚鳥下食燕軍怪之單

宣言神來助今日當有神人為我師有卒入曰臣可為師乎單東向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單曰勿言出入必稱神　後漢王霸字元伯從世祖南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可濟衆大懼使霸視之霸欲安衆令且前遂詭曰氷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氷果合遂獲渡世祖悅霸謝曰神靈之佑也

祠子產　祈鍾山

劉聰討李矩矩詐降夜襲之矩兵有懼色矩令祠子產揚言神兵助掩賊營大獲鎧馬　臨晉苻堅載記曰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有力焉

秦伯　祈　凝之禱

左傳秦伯以璧祈戰於河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尤甚為會稽內史孫恩攻郡凝之不設備入淨室請禱詔諸將佐曰大道許鬼兵相助遂為恩所害

夢周何廟

奉太乙旗

梁書曰王僧辯平郢州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兵曰吾助天子討賊並乘朱航

漢書武帝伐南越禱告太乙命曰靈旗太史奉以指所伐詳旌旗

增蔣帝神報敕

梁書曰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火一時遂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乃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霍山神遺語

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老生陳兵拒險義師不得進屯軍于賈胡堡會淋雨積旬餽運不給忽有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遺語大唐皇帝若向霍山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助爾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東南視地果有微道高祖

筊曰此神不欺八月己卯雨果霽高祖大悅以太牢祭霍山辛巳引師從傍山道趨霍山去城十餘里有陣雲起軍北東西竟天高祖謂裴寂曰雲色如此必當有慶

神助三

增明日母大郎死

柳宗元龍城錄曰唐神堯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因駐馬問二人再拜起泣言某二人漢兵也奉東嶽命岳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憩亦自感傷兼欲先知于將軍耳神堯詰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俱筊言將軍貴人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倉惶辭去云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項疾風如過矢風煙蔽天而過神堯黙喜明日破賊發七十三矢皆中而復得

其矢信乎聖主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者焉

止雪反風 註見祥應四

旗不霑鷁不濡 又高僊芝傳曰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天寶六載詔僊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僊芝乃分軍為三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娑勒川會川漲不得度僊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齎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霑鷁不濡

方渠青蛇 又楊朝晟傳曰晟為邠寧節度使師次方渠水之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築防環之遂為渟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

妄言有神呼野中 又康承訓傳曰初龐勳之追懼衆不軍妄言有神呼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勳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

閭廟廷甲馬號令 吳越備史曰壬午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無諸是行也宿衣錦軍武肅王廟廷有聞

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于閩淮人視我師周徧郊野皆大餘蓋陰兵之助也 若有扶其首者三 金史太祖本紀曰遼都統蕭吉里副都統托卜嘉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

軍勝一

增春秋提要曰召陵以義勝城濮以威勝鄢陵以幸勝蕭魚以善勝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又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

不能知人皆知吾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又曰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曰勝兵若以鎰稱銖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吳子治兵篇曰兵以治為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

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陣雖敗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尉繚子兵談曰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　又戰威篇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

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司馬兵法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管子曰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也莫猶削

鐵則刃游閒也　漢書高祖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淮南子主術訓曰文王知而好問故勝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又兵略訓曰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

軍勝二

增後漢書吳漢傳曰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唐書王君廓傳曰君廓從

戰東都有功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　又執失思力傳曰薛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耀兵磧北而歸　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

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塡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又李晟傳曰晟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王佖傳曰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鋭佖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　五代史曰末帝召王彦章為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盖三日矣　又曰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李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　通鑑宋紀曰王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

戰必捷　又曰趙元昊寇三川砦都廵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渏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邉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又元紀曰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於江閒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伊遜特穆爾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

數千冐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鼱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弇州史料曰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圍新城李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新城之將來告謂賊勢盛不敵盍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寡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嚻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矣是天以富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横槊引鐵騎數十

乘馬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横摶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　兵略纂聞曰額森攻居庸羅通與少監潘成指揮趙玟謀曰賊所恃者鐵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賊可破也衆皆曰善敵人卧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草囊横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警以犬吠為號通多用醝藁實熟羊肉置蘗漏下二鼓使夜不

妝持餛虆雜投敵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燒賊營鼓譟舉火砲四面擊之賊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賊騎盡驚又為鐵騎所制不能馳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三戰三捷　又曰曾銑嘗令人製疎孔竹簍數千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賊至銑度其暮當至某河恙令沉之因伏兵其旁賊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伏兵乘之因以大勝　說選平

夏録曰傅友徳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徳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　敬懼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又曰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師敗績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通鑑梁紀曰弘農王楊渥遣劉存等將水軍三萬以

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静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典故紀聞曰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太祖遣人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闕

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軍勝三

原天幸 人喜 晉師往歲克敵今又勝鄢天幸多矣 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 慮敵

保勝 後漢書世祖使藏宫謂之云常勝之家内與慮敵 左傳于勝之不可保 築京觀

狃蒲騷 左傳築武軍以為京觀 又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 一戰而

霸 七戰皆獲 文之教也 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注言以壽終也

昔陳令鄭 左律右鉞 楚昔歲入陳今兹入鄭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

樂社 于 元凱平吳 鄧艾伐蜀 杜預封當陽侯 戰勝之後

常勝之家 陸遜與關羽書戰勝之後常若輕敵顧廣為方略 下詳前 取威定霸

成霸安疆 增銘書大常 獻捷太廟 周禮夏官司勳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唐六典曰元帥凱樂之日天子遣使郊勞有司先獻捷于太廟又告齊太公

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 潛確類書曰諸葛子鼓洪爐以燎毛髮傾五岳以壓枯朽 又曰唐子猶震霆推枯千鈞壓卵

雲撤席卷 霆埽風除 左思魏都賦曰剋翦方命吞滅咆烋雲撤叛換席卷虔劉 唐書突厥傳贊曰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埽風除其國遂墟

太原一勝 渭南三捷 談叢曰熙寧中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馬衆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方平獨曰宋與契

丹戰大小八十一陣唯張齊賢太原之戰終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

搴旗蹈軍　揚兵擣壘

唐書李光顏傳光顏從崇文平劍南數搴旗蹈軍出入若神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討史思明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

六戰皆克　一轡無返

唐書唐璿傳璿字休璟吐蕃寇涼州入洪源谷璿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親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軍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馬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

之后嗟異　又劉沔傳曰突厥胡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鬱無返者

僵尸屬道

唐書郭子儀傳曰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旗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卻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坌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　又馬璘傳曰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鬬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

漂血丹渠

威動京師

威震遼海

唐書鄭畋傳曰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唐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懦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張旗幟乘高代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譟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

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又薛仁貴傳曰仁貴進攻扶餘城身率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畧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他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

鋒渭斧蟾　摧株搏兔

柳宗元皇武篇曰良凶鞠頑鋒蝟斧蟾　一品集曰如摧枯株如搏畜兔

易若摧枯　勢如破竹

陸贄論李晟兵曰總伏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　晉書杜預傳曰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八遇八克　三遇三克

唐書婁師德傳曰師德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　又王忠嗣傳曰天寶元年忠嗣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

刻石紀功　種樹旌功

唐書契苾何力傳曰何力討龜茲擒其王遣左衛郎將權祇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

服刻石紀功而還　周書文帝紀曰太祖既破齊神武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

十三戰皆捷　二十年始捷　通鑑宋紀曰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　金史禪華善傳曰哀帝時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禪華善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裨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

投秦坑而盡沸　噎强水而不流　海録碎事曰言破敵也

未三旬而定晉陽　纔期年而滅潞子　一品集曰姦臣方命二紀陸梁據太常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伏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

粤首馳報

敬懼原天益疾　**色有憂**左傳晉厲公與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范文子憂之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文子名燮　列子趙襄子攻翟勝之有憂色孔子曰趙氏其昌乎勝非其難持之為難

猶有憂色　**亦有天幸**左傳城濮之役楚師敗績晉文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漢書云霍去病嘗與壯騎先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而諸將常坐留落不耦

軍勝四

增北府兵晉書曰劉牢之字道堅沈毅多計畫謝玄以為參軍攻苻堅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

軍將之最通鑑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叙以四善善狀

之外有二十七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

足渫渭水之耻 唐書李靖傳曰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心腹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適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入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渫吾渭水之耻矣

勝則以家貲賞 又馬燧傳曰燧討田悅進軍臨洺悅恚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凢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

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

伺隙取勝 五代史曰

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敵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行執手禮遼史國語解曰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若將在軍則遣人代行執手禮示優遇之意

軍勝五

增詩晉謝朓詩曰北拒溺驂鑣西戡收組練　又曰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　張景陽詩曰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曰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肢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豎　又晚秋聯句詩曰雨

矢逐天狼電矛驅海若摧鋒若貙兕超乘如猱玃策勳封龍頷歸獸獵麟脚跋朝賀書飛塞路歸鞍躍

增頌晉陸機功臣頌曰威亮火烈勢踰風埽拾代如遺偃齊如草

增表後周庾信賀平鄴都表曰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唐元稹賀誅吳元濟表曰拯遺甿於海瀆非聖不能埽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

又賀誅李㑹表曰風行號令天助機謀斬此鯨鯢破

玆梟獍　李商隱賀幽州破奚寇表曰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使鴟懼喪林兎忙迷穴無舟掬指有地僵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屢不喉淮山之鶴後隊仍窮

增牒唐柳宗元為裴中丞牒曰衆輕鬬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彊弩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横于千里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

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

增檄唐祖君彦為李密檄云瀉滄海而濯殘螢舉崑崘而壓小卵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鬭而雹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燄勢均破浪攻甚決河　又曰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

增書後漢延篤與段紀明書曰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

反雖齊桓之制服流沙霍將軍之身到祁連葮以加焉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

增狀唐柳宗元和平李師道狀曰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岘琅琊不聞崖岸之阻

追奔一

增春秋提要曰已去而躡之曰追　海録碎事曰追北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為北說文云北乖也

追奔二

增左傳長勺之戰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吐谷渾寇邉李靖出崐丘道詔與侯君集為靖副賊聞兵至走嶂山數千里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里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鬬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潰　又羅士信傳曰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懐暨還驗以代級　通鑑唐紀曰龐勛引兵擊康承訓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

軍勢盛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勁解甲服布襦而遁　五代史梁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　又曰周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

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於柏鄉横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

未嘗如此

追奔三

原拔旆　倒戈晉人其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扃拔旆投衡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基教也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周山　渡水晉敗齊師于莘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也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先零望見大軍棄輜重渡湟水道阨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緩之則走急則致死　勿追　不逐困獸猶鬬窮寇勿追穀梁曰戰不逐奔

如追逃　猶逐北宣子曰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　李陵書曰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

追犇逐利　彼竭我盈　逐倒戈之徒　乘破竹之

勢

追奔四

增遏其歸逕宋書袁淑傳曰如有決罣漏網逭竄逭穴命淮汝戈船遏其歸逕一日

夜馳二百里唐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敗宋金剛于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宿于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

俘獲一

增左傳曰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魏書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二月車駕至鍾

離軍士擒蕭鸞卒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　後周書曰裴寛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寛舉止詳雅善于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寛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懐異圖也因觧鎖付館厚加禮遇寛乃裁卧氊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歳寒方驗裴寛為髙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竹帛所

載何以加之　八編類纂曰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　唐書尉遲恭傳曰竇建德營板渚時王世充兄子琬使于建德乘隋帝廄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恭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又曰恭從秦王擊王世充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恭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畧獲排矟兵六千　五代史曰梁軍

圍晉太原有驍將軍陳夜又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又曰周德威圍劉守光于幽州劉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于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

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鎚擊之廷珪墮馬遂見擒　宋史太祖紀曰安國軍節度使王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　遼史聖宗本紀曰統和十二年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　兵略纂聞曰王守仁與宸濠戰於湖上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戰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賊兵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俘獲二

原勿佚　書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猶遣　諸葛亮至南中擒孟獲使觀己營陣獲曰若祇如此易敗爾亮縱之使更戰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繫頸　繫單于頸

斷頭　張飛破劉璋獲嚴顏呵之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卿無狀侵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也飛怒令斫頭顏容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飛壯而釋之引為客也

衛俘

夷俘傳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 縲臣 係虜 獲賢王衛青擊匈奴獲左右賢王 縛廣武韓信破趙有縛廣武軍李左車至麾下者信解縛東向坐西向對而事之 俘寶王書遂伐三朡俘厥寶王 賜繡被後漢李忠獨無所掠世祖賜之大驪馬及繡被詳軍整 還生口 嫁生口後漢武威太守孟威云宜還生口表安曰還之示中國優貸也華歆得賜生口出而嫁之孫盛曰施合自出人君孥戮之家國刑所屬歆當公言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也 增賞劒帶 賜鞍馬後周書侯莫陳崇傳曰崇隨賀拔岳征伐万俟醜奴醜奴率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

馬及寶劒金帶賞之 五代史曰皇甫暉元清流閔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賜金帶鞍馬後數日暉以金瘡卒

原鮑叔釋縛 种暠遣獲 管仲至堂阜鮑叔釋縛 种暠字景伯為渡遼將軍有生口見獲悉遣之羌胡乃來降

亶魏王豹 執太史慈 韓信事 太史慈為孫策所執問以進取也

止獲三軍 何有二毛 州綽射殖綽中肩謂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衆 傳曰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係虜之功 往遺之禽 增偽遊雲夢 劫縛兜題 漢書高帝紀曰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 後漢書班超傳曰龜兹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兹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

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玆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悦

俘滅

三國生擒二萬

唐書蘇定方傳曰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討百濟俘其王義慈等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収長安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

多執村民　聽贖儒士

通鑑唐紀曰楊行遷等與羅渾擎大戰于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

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通鑑宋紀曰元世祖中統二年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從之

俘獲三

增擇體肥者令左右分啗　通鑑宋紀曰宋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將趙朗州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兵驅而進遂克其城

乞二虎賁護俘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

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俘獲四

增詩唐王昌齡從軍行曰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韓愈征蜀聯句詩曰逆頸盡黴索仇頭恣髡鬜　柳宗元平淮詩曰左翦右屠聿擒其良

受降一

增左傳曰昭公十三年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于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

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 黄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後漢岑彭傳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甞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乗此上彭

趣索欲上緰見其誠即許降　又曰彭與嚴說共守宛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與說舉城降諸將
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
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
彭為歸德侯　三國典畧曰梁蕭乾字思惕閩中豪帥
反叛陳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
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
並即款附　唐書李靖傳曰靖攻蕭銑率輕騎五千為

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
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
又李孝恭傳曰孝恭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
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
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
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輙下　又李光弼
傳曰上元元年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
聲渡河絶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雍希顥守

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野戰命將來襲必許以死日越懼死不降

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又馬燧傳曰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宫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禄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歩可射我披

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遂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　又范希朝傳曰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别部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又劉仁軌傳曰百濟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効即給鎧仗糧糒孫仁師曰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覰相如常之忠而有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　通鑑宋紀曰金張林據益都欲歸附以自固
而未决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
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
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讙結爲
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
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
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
東總管　又曰韓世忠旣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

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濵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曹成成方為岳飛所廹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通鑑元紀曰英宗時諸王徹伯爾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旣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

受降二

原係頸 晝狀秦王白馬素車係頸以組降漢王于軹道旁 魏于禁降關羽歸文帝慰諭遣

詰鄰高陵先令於陵屋畫閃羽戰克
龐德積怒禁降服之狀禁遂斃馬

主降　受服

司寇

主降
服降也

陷堅　摧剛　去殺　來降　增揭碑　築

館唐書張仲武傳曰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從餘種寄
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
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銘揭碑盧龍以告
後世　海錄碎事曰鄧太后令築南北兩部質館注築
館以受
降質

原執茅旌　奉璽綬

公羊傳云楚子圍鄭鄭
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
鸞刀以逆莊王何休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
護祭者斷曰籍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
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鸞刀宗廟割切之刀鐶
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也
東觀漢記云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
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

甲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百萬口　萬餘人

杜預集序云預為鎮南將軍觀兵于江男女降者百萬餘口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東觀漢紀世祖詔曰馮異軍雁門胡卒萬餘人皆來降之

築城受　發車迎

漢築受降城渾邪王來降漢發車三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無罪且匈奴叛其主來降徐以縣次傳之何至騷動疲國甘心夷狄之人乎

愛其來　畏其衆

易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禽逆前來者不射唯有去者射之愛其來而惡其去也以喻來降者則不殺之　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數萬餘欲降段會宗漢遣衛司馬逆迎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蘇匿怨恐衆亡去

黃巾乞　白起坑

後漢朱雋字公健收黃巾黃巾乞降雋曰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一統納降無以賞勸討之足

以懲惡縱敵受寇非良策遂破之此事與荀吳事同意異　武安君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于長平後賜劒死于杜郵

謀而來　服而舍 傳示之以整使謀而來服而舍之

孫布詐

程普殺 吳將孫布詣揚州詐降王淩請兵迎之滿寵字伯寧曰必詐也淩遣七百人往迎布夜掩擊破之　吳程普殺降若數百人皆使投火即自病癘百餘日而卒

不犯順　如受敵 文不犯順　耿秉擊車師云受降如受敵

增就館降　以州降 唐書劉潼傳曰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于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　唐書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行營副元帥討之時賊黨安廷珍守晉毛朝敭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諭皆以州降

原面縛

銜璧　肉袒牽羊　左傳云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又云楚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待以不死　誅不慎服　東觀漢記云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　穀梁注來服者不能慎厭也

舞干而格　因壘而降　舜征有苗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文王伐崇軍三旬不降退而修德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景帝欲侯　于禁泣斬　漢匈奴王徐盧降景帝欲侯之周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　昌豨降于禁諸將皆以當送太祖禁又與豨有舊禁曰諸公不聞令乎圍而後降不赦雖舊不敢失法泣涕斬之　殺降有禍　犯順不祥　李廣所以不封侯相者王朔云禍莫大于殺降下見傳　再駕而降　滿日而受　文王伐崇再駕而降漢晉春秋曰初霍光使楊稷毛炅屯交阯曰賊圍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過百日而降刺史受其罪及吳陶璜圍之日未滿而糧盡乞降璜不許而給糧日滿糧盡救不至乃受降與荀吳事正類也　陳衆譬諭　郭淮訊問　後漢李憲屯灊山楊州牧歐陽歙攻不克廬江人陳衆請得譬諭降之單車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生為立祠號白馬從事　郭淮為雍州刺史每羌胡降淮歎曲訊問周至咸稱其神明　穆子不受　羊祜放歸　鼓人請降穆子不受荀吳事　羊祜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聽之

增脫帽抱馬　素服乘驢

後漢耿秉傳曰秉與竇固擊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五代史曰王師範敗降梁劉鄩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膝行請命　泥首待罪

唐書高麗傳曰高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長孫無忌李勣合圍之撤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敵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既于天延壽

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轅門膝而行拜手請命五代史曰梁亡莊宗入汴張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

至壁諭降 **以書諭降** 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 通鑑宋紀曰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申脰就鞅 **蹴足入絆** 魏志王朗傳注獻帝春秋曰朗為會稽太守兵敗降孫策策使人詰責朗自稱禽虜對使者云云又言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是命

縱囚相告 **執旗先驅** 唐書曰劉黑闥敗洺水魏徵謂建成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不大藹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命齊王元

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夜奔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黑闥 唐紀曰高仁厚討阡能諭降羅渾擎五寨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前行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揭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吾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衆皆降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衆縛阡能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朞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覩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單騎造壘 單馬詣營

唐書曰王國良反拜曹王臯湖南觀察使

皐至遣書曰觀將軍非敵大逆者特逃逸抗死耳將軍遇我可以降國良得書請降然内尚首鼠皐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乃吾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皐執手約為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　李大亮傳曰大亮為土門令賊大至大亮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

書歸順字　號歸聖軍

通鑑唐紀高仁厚討阡能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邨民阡能囚父母妻子于獄云詗事得實則免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爾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縱之去

降　遼史本紀曰聖宗以宋降軍分七指揮號歸聖軍

從間道先降　斬異已出降

後漢岑彭傳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强猶為征南所圍豈况我耶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于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　晉書曰樊雅據譙郡祖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僉謂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即斬異已者遂共出降

單騎白衣降　素衣白馬降

唐書李愬傳曰愬入駐元濟外宅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愬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　五代史曰劉鋹素衣白馬以降

獻俘京師

放降卒八百　馘降賊四百　五代史周世宗本紀曰放降卒八百歸于蜀　唐書曰建成常巡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縱之

畫地三十里為屋三萬間　通鑑宋紀曰宗英宗時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　八編類纂曰孟珙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

一日降數千人　一言賢千萬師　唐書張建封傳曰盜起蘇常間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李光弼偕討建封見中人請前諭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　又馮盎傳曰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藺謩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帝叔諳喻盎盎

遣子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于千萬師

原疏勒井竭將軍猶守耿恭

居延兵盡都尉遂降李陵

晉侯示信三日而原降

帝舜修文七旬而苗格

受降三

原面縛輿櫬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孫皓面縛輿櫬將其太子降

增為彭君故降後漢彭脩傳曰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和欺海錄碎事曰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梁武帝先是俗語謂

密相欺變者為和欺于是梅蟲兒茹法珍等曰今日敗于桓和可謂和欺矣

煙塵漲天而南

唐書裴行儉傳曰阿史那伏念與溫傳合行儉縱反間令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傳自效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于是突厥餘黨悉平

築三受降城

又張仁愿傳曰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中宗從之

七十二國降附

又高仙芝傳曰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田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詔仙芝出討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先往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諭乃出降因平其國于是拂菻大食諸胡七

十二國皆震懾降附

悉家貲懷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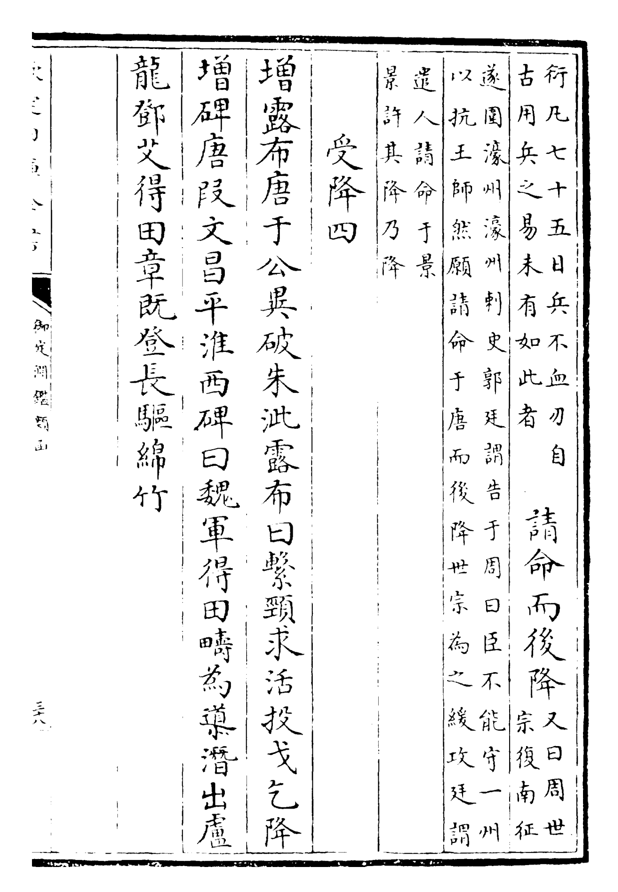
又李晟傳曰晟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緡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吐蕃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皆指目歆豔

愚人不足語降

又高仁厚傳曰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陳歡讙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命諸將毀柵鼓行而前賊渠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窮而逐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

素衣牽羊草索繫首

五代史曰李繼岌伐蜀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繼岌至綿州王衍上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昇僊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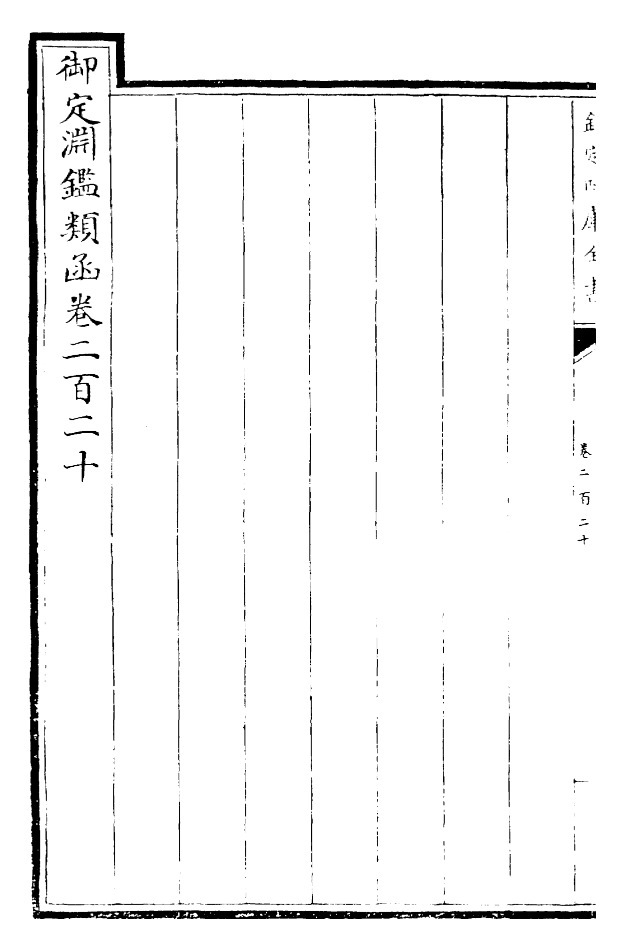
行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者

請命而後降又曰周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還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

受降四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繫頸求活投戈乞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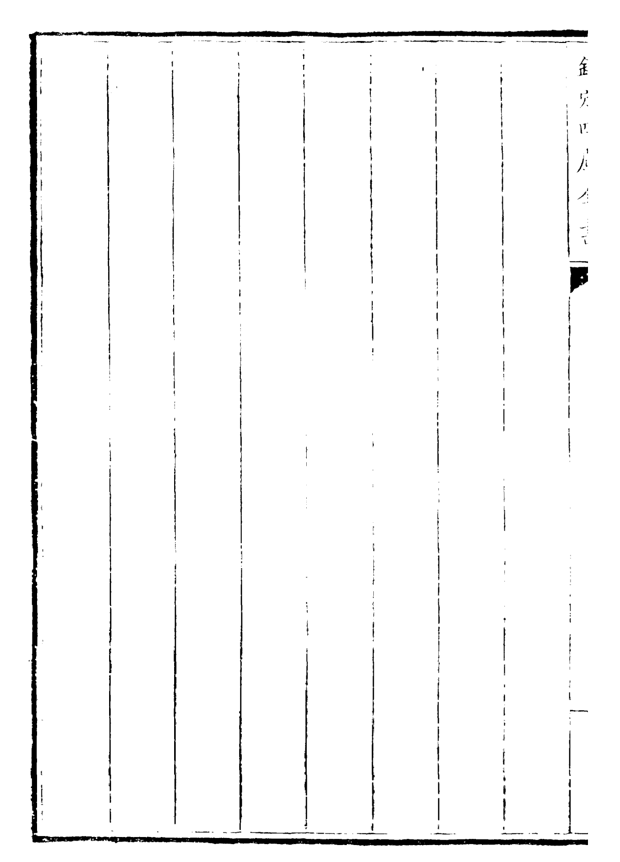
增碑唐段文昌平淮西碑曰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綿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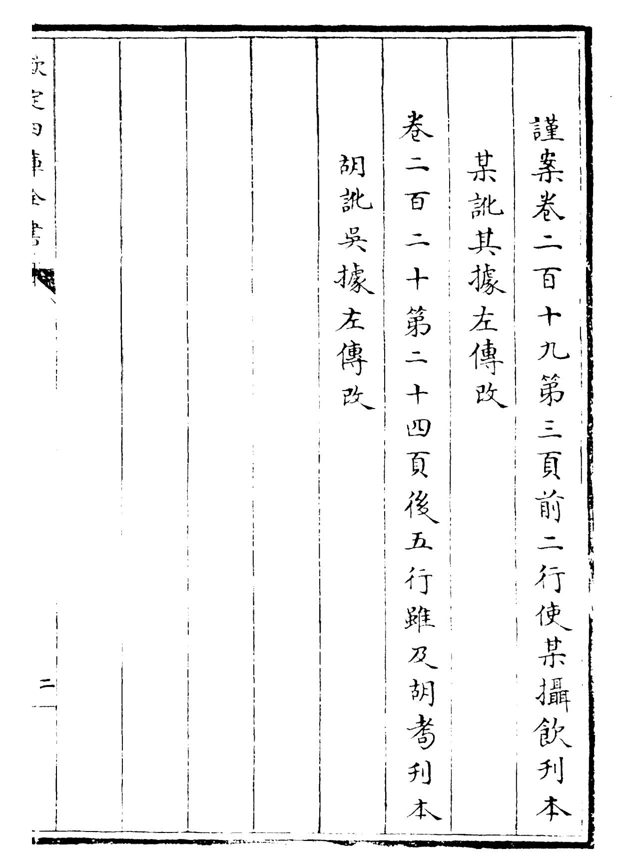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

謹案卷二百十九第十二頁前二行和卓舊作合周　又鄂屯阿固舊作奥屯阿虎今並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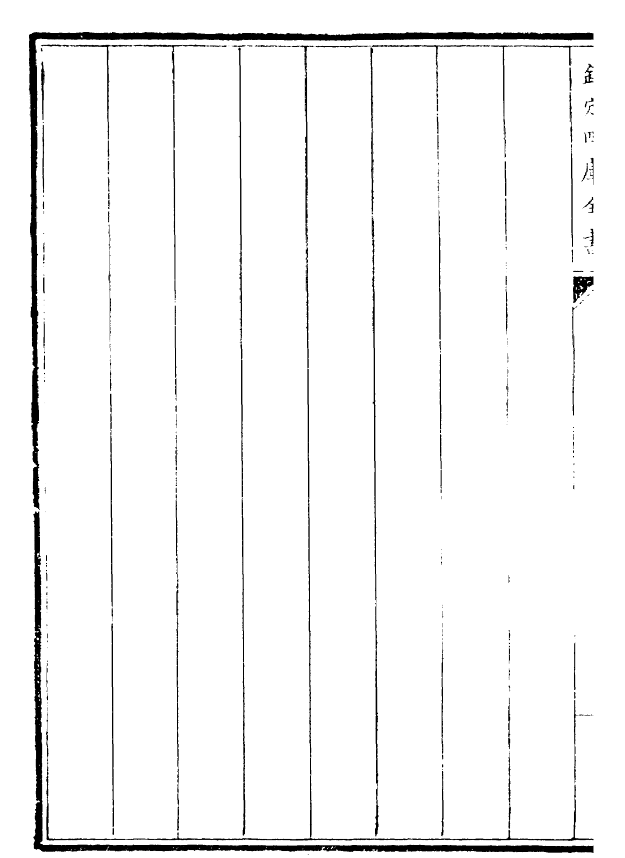
卷二百二十第五頁前二行吉里舊作紇里　九頁後五行博羅特穆爾舊作孛羅帖木兒　十頁後四行頗森舊作也先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卷二百十九第三頁前二行使某攝飲刊本某訛其據左傳改

卷二百二十第二十四頁後五行雖及胡耇刊本胡訛吳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楊愈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

武功部十六 旋軍 殿 獻捷 軍詐 疲兵 無備

旋軍一

增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於社

左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旋軍二

增左傳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馬謖違亮節度大為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後周書達奚武傳曰齊王憲夜收軍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豈可數營士衆一旦棄之遂全軍而返　後魏書曰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

馬恱以城南入蕭衍遣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
邢巒討之豫州平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
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不愧古人　唐書
高仙芝傳曰小勃律王為吐蕃所誘自田仁琬以來三
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八月
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邊令誠
俱班師　又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
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賊氣懾皆降轉討磧

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帝遣神䇿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虚襲之希烈自解乃遣步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　又李元諒傳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瑊會平涼俄而虜刼盟元諒兵戍列出虜騎乃解

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珹振旅徐還時以為有古良將風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拔密州以張訓為刺史汴兵將至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踊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　五代史曰王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

急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　又曰氏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於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退屯於蒲縣叔琮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於太原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於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　宋史岳飛傳曰飛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

旋軍三

原允當 將班 軍志曰允當則歸國人喜以迎之注晉師有功歸 傳役將班矣 勝歸 喜逆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武子問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先入者必屬耳目焉故不敢爾 反旆 出車 楚令尹南轅反旆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歌出

洗兵 止戈 增出教 抗表 後漢書楊彪傳曰曹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晉書曰賈充為伐吳大都督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表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原振旅凱 向師哭 傳晉城濮之戰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 秦孟明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云云 獻俘授馘 舍爵策勲 軍還之禮 傳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 入而振旅 歸而飲至 即戎以出 盡敵而還 歌方發於采薇 功已成於破竹

旋軍四

增賦競病韻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林宴飲賦詩景宗已醉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成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幹當公事回 涑水紀聞曰曹彬既平江南回詣閤入見榜子稱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謝神取錢 鐵圍山叢談曰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面矣於是舉軍懽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

錢其後破毘崘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射鬼箭

遼史曰旋師以一諜者植柱縛其上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

旋軍五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涉淮浮江臬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

殿一

增左傳曰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對令尹子木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也

又曰定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末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　後漢書岑彭傳曰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岑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　後周書曰高祖去晉州留齊王憲為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

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抬暢與語語畢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兵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　唐書輔公祏傳曰李子通據江都杜伏威使公祏以精兵數千渡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鋭甚公祏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别以千人隨之令曰却者斬公祏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鬬大破之　五

代史曰梁以王景仁為淮西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於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　兵略纂聞曰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三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為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殿二

原探簡　横矛　後漢鄧禹字仲華赤眉王人懼為後拒禹書諸將名於竹簡著筒中令探簡張宗宗曰豈辭難就逸遂破赤眉　蜀志曹公追先主張飛拒後瞋目横矛曰是張翼德可來決死眾莫敢前

增出則殿　還則殿　五代史曰霍存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　弇州史料曰湯和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殿後

伐大木　乘小輿　唐書封常清傳曰安祿山陷滎陽常清退入上東門戰不利再戰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　南史韋叡傳曰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單騎殿　數騎殿　八編類纂曰宋

海州知州魏勝救滕縣敵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過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闘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退之馬中矢路步而入砦無敢當者 通鑑梁紀曰吳兵與梁兵戰于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

原連車塞隧 策馬入門 鳳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注沙衛奄人故辱國 論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增

身擁數百騎殿 身以五百騎殿 唐書實軌傳曰賊掠宜春詔軌討之初不利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大破之 人李光弼傳曰史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

殿三

增自斷後 蜀志注趙雲别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谷軍退初不相失何故鄧芝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縁相失

以下軍殿 唐書李愬傳曰愬夜襲蔡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

領馬步軍三千以殿 段文昌平淮西碑曰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軍三千以殿其後

萬二千人為殿 五代史曰蜀平魏王繼岌班師命康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

使殿曳柴 金史鶻壽傳曰宋人圍蔡州鶻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鶻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為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

獻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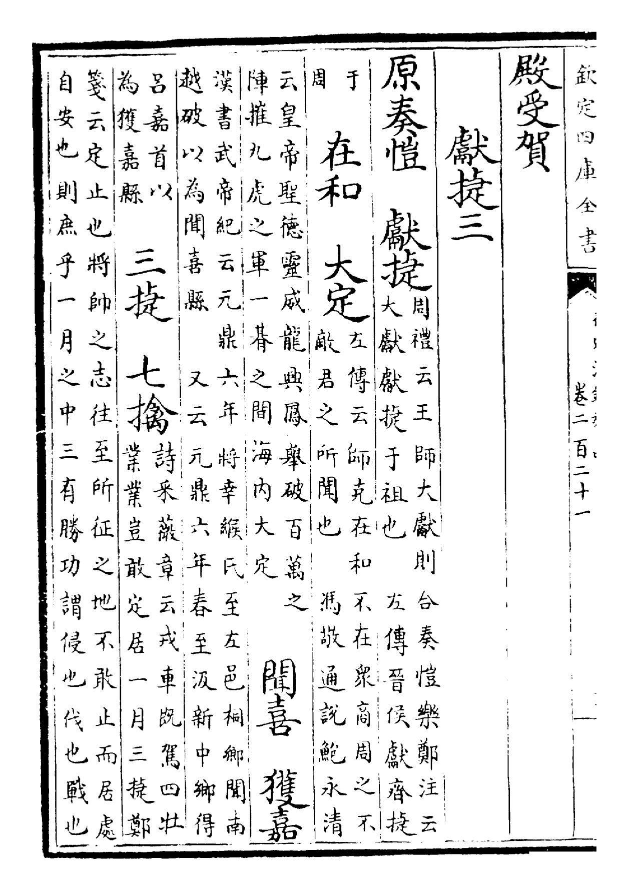
增典故紀聞曰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若地方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勦殺不報捷不宣捷後來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并為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為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於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於今而賞濫極矣

獻捷二

增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　唐書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師師入蔡州執賊帥吴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

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上御興安門百僚於門下列位稱賀 又太宗本紀曰太宗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于太廟 通鑑唐紀曰王重榮函襄王熅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賊臣所逼止以不能死節為罪

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煴已就誅宜
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
首至而行之從之　五代史曰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
曳以組練獻于太廟　又曰劉龑遣將李守鄘梁克貞
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龑登儀鳳樓受俘謂承
美曰公常以我為僞廷今反面縛何也　通鑑宋紀曰
哲宗時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嵬西
壽監軍默拉多卜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



殿受賀

獻捷三

原奏愷　獻捷周禮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　左傳晉侯獻齊捷于周

在和　大定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馮敬通說鮑永清云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一朞之間海内大定

聞喜　獲嘉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　又云元鼎六年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

三捷　七擒詩采薇章云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鄭箋云定止也將帥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蜀志諸葛亮擒孟獲詳俘獲

飲至 **數俘**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鄭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但數所獲不將以歸也

吉語 **凱歌** 漢書烏孫圍段會宗陳湯曰不出五日吉語聞　注凱還之歌

得禮 **如賓** 齊侯來獻以得隕命之禮征伐主獻之籩豆數也隕命禮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司馬法有隕命禮爭義不爭利也　魏國淵字子尼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淵上首級如其實太祖問之淵曰夫討外寇多斬獲之數欲以大武功示民聽也今河間在封域之內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

獻俘 **稱伐** 晉文獻楚俘于王　郤至獻楚捷于周騈稱其伐

搴旗 **取旗** 李陵答蘇武書然猶斬將搴旗　取號之旗

為果 **致果** 戎昭果毅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破竹 **建瓴** **策勳** **獻狀** **程力** **獻功**

懲淫慝　勸有功 左傳楚子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注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又云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楚勝鄭　吳入楚 公羊傳云楚莊王勝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　穀梁傳云庚辰吳入楚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注云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築武軍　封狼居 左傳云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

功也漢書云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渾邪王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瀚海

振天聲收洪捷之班固燕然山銘云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陸機祖德論云走雄孫于長浪收希世之洪捷因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大壯之

破郅支斬温禺漢書陳湯破郅支得漢節詳攻戰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

拘諸原獻在泮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注先軫怒捨孟明矯矯武臣在泮獻馘

執訊獲醜勞軍饗士詩鄭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史記云燕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

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

振旅闐闐 鼓淵淵振旅闐闐謹案兵入曰振旅振猶止也闐闐謂戰止整衆而歸鼓聲闐闐然也

攸馘安安 詩采芑篇云伐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䇿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 詩皇矣篇臨衝閑閑

戎服將事 于產獻陳捷戎服將事曰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

蘩街懸首 漢陳湯斬郅支首上疏宜懸首蘩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大夫繁延壽以月令當春掩骼埋胔勿宜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孔子誅優施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有詔將軍議是

以訊馘告 禮

以俘馘示 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獻捷乃示之以俘馘

獻功於社

獻捷于王 周禮凡諸侯

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捷無虛月 賞不踰時 奉我天誅 獻爾月捷 我武維揚 我戰則克 受脤以行方見采薇之詠 獻俘而入旋聞破竹之功

獻捷四

增詩唐張隨河中獻捷詩曰㸰將忘恩久王師不戰通凱歌千里内嘉氣二儀中寇盡條山下兵迴漢苑東將軍初執訊明主欲論功落日煙塵盡寒郊壁壘空蒼生

幸無事自此樂堯風　劉禹錫凱樂歌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　岑參凱歌曰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劉長卿平番曲曰絶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軍詐一

增太公六韜曰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　又發啓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

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史記越世家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淮南子兵略訓曰始如狐狸故彼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鷙也俯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

軍詐二

增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昭公二十二年鼓人叛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為將販糴於鼓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吴志太史慈傳曰北海相孔融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

慈自請求行融許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鞭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　唐書王世充傳曰齊賊孟讓至盱眙王世充拒之列五壁不戰羸兵以

示弱讓衆餧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日而出奮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悦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　又曰初光弼謂李抱

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　又高仙芝傳曰仙芝深入吐蕃過坦駒嶺嶺峻絶下四十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婆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婆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

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又薛萬均傳曰
竇建德寇范陽薛萬均教羅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
自以精騎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渡擊之　又王晙
傳曰開元二年吐蕃寇臨洮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
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
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　荔
非元禮傳曰李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周摯恃衆直逼
城元禮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

弱怠其意因休柵中良久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温將兵會之温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温奮擊破之　五代史曰張敬達陳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胄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　又曰趙暉攻鳳翔

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王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通鑑宋紀曰酈瓊擁呂祉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　又曰宋以

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

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縳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弇州史料曰王守仁討汀贛盜先是賊廣設諜布督府左右探聲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壽秣發抵道僅舍許返賊稍稍不為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進大敗之

兵略纂聞曰太祖使康茂才詐降陳友諒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遣閽者

歸書答云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上即命李善長日夜易橋以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楲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紿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　又曰沈希儀為右江參將嘗欲勦一巢而恐泄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希儀又

每以甚雨淒風之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岸石死妻子更相嗟怨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巳相聞愈益驚巳而陰詗之城中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矣　又曰雲中上谷間有禦

人者充斥於道馬都督芳使健兒馬虎等衷甲佯為婦人裝載以牛車賊犯而盡執之

軍詐三

原會飲 **竄書** 史記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往與公子驩今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會盟樂飲而罷以安秦魏卬以為然會飲伏甲兵攻卬敗其軍　太祖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遂將示馬超超果疑遂遂與太祖有應

設伏 **坑降** 後漢虞詡為武都守不滿三千兵士羌衆萬餘圍之詡陳兵令從東郭出北郭入貿易衣服迴轉數周虜恐而退設伏邀之大敗　白起詐坑趙降卒四十萬

因勢 **尚謀** 刑法志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注謂孫武事　豈尚詐謀哉

增張疑幟 **作機橋** 唐書王雄誕傳曰李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嶮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偏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遂追擒之 又康承訓傳曰龎勛反承訓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絶半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

原欲渡而伏 **不期而薄** 韓信擊魏益為疑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 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

左實右偽 **擊東備西** 偽以衣服為人形晉侯伐齊平陰事

苟求詐勝 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夫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也

匪念德攻 **增曳柴揚塵** **伐木列炬** 唐書顏杲卿傳曰玄宗拜杲卿兼御史中丞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

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　又黑齒常之傳曰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嚻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縛藁為人　結草為人

又張巡傳曰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　五代史曰莊宗入魏劉鄩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旂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閉壘示怯　緩師示弱

五代史曰王景仁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梁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師範乞兵于行密遂斬友寧太祖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

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毁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台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　又曰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李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于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為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

敗之

詐為降書 詐言救兵

孔帖曰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朱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而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内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礫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之内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　五代史曰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葛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聲言取蘄 陽言旋師

唐書曰李希烈反曹王皋遷江西節度使賊柵蔡山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引兵艦循厓泝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皋直西去蔡山三百里皋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　又屈突通傳曰劉迎論反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

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狥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

詐為糧車

偽為餉船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方取糧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八編類纂曰賀若敦與侯瑱相持初士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及亡奔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

詐為逃亡

詐為貢獻

通鑑唐紀曰朱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募有能入

城為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于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逆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皆出怒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兵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　又曰平盧節度使王師範謀討全忠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

曳柴燃草　列幟燃芻

通鑑後梁紀曰李存審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于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

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　又宋紀曰契丹薄代州城張齊賢遣廂軍二千出禦之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空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砦掩擊大敗之

偽若行賞　佯若奔潰

弇州史料曰滁饑郭子興與諸將謀所向高廟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興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為九服裝以四索駝載物偽若行賞者將而前以襲和陽而耿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　又曰王守仁既破浰頭賊餘賊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山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

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

原晉將征南尚無掩襲之計羊祜克日戰天兵逐北寧多變詐之謀

軍詐四

增射觀者 通鑑曰周韋孝寬與尉遲迥戰于鄴失利鄴中土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騰藉聲如雷忻乃呼曰賊敗矣軍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

夜叢萬炬疑賊 唐書曰吐蕃犯武功郭子儀遣張知節為前鋒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疑賊

夜燃束葦人執二炬 又曰李銑陣江北夜燃束葦人執二炬景亂水中覘者以倍告永王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遁去遲明覺其紿復入城

衣羊皮入羊羣 通鑑

唐紀曰淮南將朱延壽奮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

偷兵術

又曰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髙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于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弗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

樹長木若帆檣

通鑑宋紀曰曹彬遣都虞候劉遇都部署王明督水陸兵攻江南江南都虞候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

將猗角襲之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台步軍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繫帚馬尾 兵略纂聞曰許進巡撫大同時敵列營三十里號六萬進令馬馳行必繫帚于尾塵翳障天日夜燃烽火以疑敵敵竟去

夜束火牛羊角 又曰都督山雲宣德初鎮廣西廣西溪峒猺獞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敵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拄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

夜縱白羊千頭 又曰王倬令餘干時饒盜殺信豐尹督兵討之賊據山為險擂石雨下莫敢進倬夜縱白羊千頭于山下鼓譟從之驚賊矢石比曉進兵大破之

軍詐五

增詒唐李贊皇賜石雄詒曰意廣立虛寨多設疑兵葢為自防豈暇侵佚且欲偷安歳月以老王師

疲兵一

增三國魏武帝志曰公與袁紹在官渡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通鑑唐紀曰董昌反錢鏐攻之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

食盡則賞之　又宋紀曰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劒門上官正爲劒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

疲兵二

原勞師遠襲　老師費財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師久出爲老

困獸猶鬬　創病皆起傳　李陵書振臂一呼創病皆起　人無尺鐵兵盡矢窮人無尺鐵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

民不堪命　師勞力竭

師老敵彊　疏勒重圍而井竭　居延苦戰而矢窮上耿恭下李陵　漢將失道呼疲兵以當千　齊師背城收餘燼而借一

疲兵三

增疲老唐書韓收曰大王親督精銳據陳皋厲兵按甲邀建德歸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必縛致麾下

勇廢為尫衆失為弱又陸贄奏議曰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衆失為弱

疲兵四

增詩唐劉長卿疲兵篇曰三軍疲馬力已盡百戰殘軀功未論陣雲泱漭屯塞北羽書紛紛來不息孤城望處增斷腸折劒看時可沾臆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關山久辛苦自矜倚劒氣淩雲却笑聞笳淚如雨

無備一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

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文公十六年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遂滅庸　又曰襄公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又曰昭公五年薳啓疆對楚子曰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

親焉　唐書李靖傳曰時秋潦濤瀨漲惡蕭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　又薛舉傳曰劉文靜殷開山觀兵于高墌恃衆不設備薛舉兵掩其後遂大敗　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

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　又楊恭仁傳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驍鋭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　又李絳傳曰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説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

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繂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殁繂遂遇害　又李勉傳曰勉使其將唐漢臣與劉德信襲許未至而還次屈澗不設備為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　通鑑唐紀曰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掩

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五代史曰莊宗初聞康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

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曰李　又曰王彦章攻德勝朱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誤予事　又曰梁太祖遣朱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趨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　又曰李罕之名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丁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

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於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　說郛曰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剋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咬牙等十數人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鎬單騎遁走　通鑑宋紀曰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

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又曰儂智高反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八州　又曰儂智高陷邕州仁宗乃除孫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

毋張皇泝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静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静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

說畧曰宋太祖與唐將皇甫暉戰敗因訪趙學究問計學究曰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無敢躡其後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太祖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

以入暉率親兵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或謂周師大兵且
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遂下滁州　八編類纂曰楊義
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
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
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
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
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
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　弇

州史料曰藍玉率兵襲特古斯特穆爾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敵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俘之衆遂潰皆請降　兵略纂聞曰王瓊在本兵時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浙江廵按御史解昺奏聞瓊呼賫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一時皆以為失策賊偵知此語恣意刼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為查處

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瓊即請遣救延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延光命副使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兵至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

無備二

原狎敵 罷屯 穀梁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之謂狎敵 漢書韓安國屯漁陽得生口言匈奴遠即上言出作時請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至上谷漁陽安國嘔血而死

恃陋 易小 申公巫臣謂莒子曰城已惡矣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巫臣曰

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年楚伐莒克三都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浹辰之間楚克三都無備也夫　魯及邾戰公卑邾不設備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蜂蠆有毒而况國乎

小羅　易晉

左傳楚莫敖伐羅鬬伯比曰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而不設備羅人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又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設備不可以五稔注有功謂敗戎于桑田也

增恃吳　易秦

左傳曰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又曰襄公十一年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原習孝經　納斥候

涼州刺史宋泉患多寇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使知義蓋勲時

為漢陽長史諫曰崔杼弑君慶父篡位亦曾非無文學令不急靜難之備恐取笑朝廷泉不從奏行之果敗詣責示不相備

不可恃　不可師

臧文仲曰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增掩不備　擊不意

唐書侯君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督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齎深入及其衆于庫山大戰破之　又劉仁軌傳曰蘇定方代高麗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

繇爨蠻　取黃澤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節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爨蠻抵蜀持開

不備詔可　贊皇一品集曰任畹李丕與臣狀兩道魏城路陣後被賊掘坑塹至深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城而處伏望詔義忠朝請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

宋不儆　莒未陳　左傳曰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又曰昭公五年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原身不被甲　藩以為軍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也　亦不相疑

不結營部　不擊刁斗　耿秉行止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急而軍陣立成　李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止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

忘戰必危　忘守則危　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

無備官辦　不戒視

成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何恃不恐 過求何害左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雖曰薄威 且乖重閉 增延壽開門 知温披闔唐書朱延壽傳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權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 又崔知温傳知温遷蘭州刺史黨項羌三萬人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披闔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兵破其衆 鄆人恃雨 彥澤逆風五代史曰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高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 彙苑詳註曰張彥澤與契丹戰天大風契丹揚塵奮擊甚銳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

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柵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退至衛邨又大敗之契丹遯去

不設壁壘　不設斥候

唐書王世充傳曰李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敝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　通鑑唐紀曰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援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紿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無備三

增乘虛擣心膂

唐書張道源傳曰道源守趙州為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

乘虛擣賊心脅即詔諸將率兵應接俄而賊平

直擣其牙 又契苾何力傳曰吐谷渾主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薛萬均懲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水草以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

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 又哥舒翰傳曰賊將崔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却或進以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王師大潰

不料天下安危事 又崔植傳曰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不數月朱克融亂復失河朔

不知兵所從來 五代史曰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于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馬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絲輿入魏致兵器于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

入迎紹宸家屬衞之乃益取魏中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其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

乘人未備者莫若急攻

又曰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范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汴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南朝可謂無人

八編類纂曰金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不曉海路舟楫

金史曰海陵伐宋以鄭家為浙東道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保衡以舟師自海道趨臨安至松林島阻風泊島間詰旦舟人望見敵舟請為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里風迅行即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

楫不之信有頃敵果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發度不得脫赴水死

無備四

增詔唐李賛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虜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計不遺又賜仲武詔曰宜選精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授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勲永光千古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